

## 荷蘭的獨立建國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 摘要

本文主要在介紹荷蘭脫離西班牙而獨立的過程。首先，我們先將介紹荷蘭的早期歷史，特別是在法蘭克王國統治之下的發展，接著回顧在勃艮第公國統治下的歷史，再來考察神聖羅馬帝國的轉折，然後檢視西班牙的暴虐統治，最後以獨立戰爭的發動、及獨立的確立做結尾。

**關鍵詞：**荷蘭、法蘭克王國、勃艮第公國、神聖羅馬帝國、西班牙

## 壹、前言

荷蘭獨立戰爭（Netherlands War of Independence）又稱為荷蘭起義（Dutch Revolt），是指荷蘭十七省（Seventeen Provinces, 1549-81），在 1568-1648 年之間為脫離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Spain, 1516-1700）桎梏所做的努力，又稱八十年戰爭（Eighty Years' War）。戰爭初期在確立實質（de facto）獨立（1581），後半部則在爭取法理（de jure）獨立（1649）（Wikipedia, 2020: Dutch Revolt）。終究，北半部成功建立了荷蘭共和國<sup>1</sup>（Dutch Republic, 1581-1795），南半部<sup>2</sup>則輾轉衍生為比利時、以及盧森堡。

一般所稱的國家「荷蘭」，正式的國名其實是 the Netherlands<sup>3</sup>（音譯為尼德蘭），全名是尼德蘭王國（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往往又稱為荷蘭王國<sup>4</sup>。地理名詞尼德蘭意思是低地國（Low Countries），原本還包含比利時、以及盧森堡，當下往往合稱為「比荷盧」（Benelux）三國。其實，尼德蘭自來就有荷蘭伯國（County of Holland）、荷蘭省（Province of Holland）<sup>5</sup>，因為政治、及經濟上的支配，在獨立建國的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難免被拿來稱呼整個國家。在這裡，尼德蘭是指歷史上的低地國，兩者交互使用，而非現在的荷蘭<sup>6</sup>。

<sup>1</sup> 正式國名是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Seven United Netherlands）、簡稱聯省共和國（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United Provinces）。

<sup>2</sup> 南方則繼續接受西班牙統治、稱為西屬尼德蘭（Spanish Netherlands, 1556-1714），後來轉手為奧屬尼德蘭（Austrian Netherlands, 1714-97）、接著在 1795 年被法國併吞，最後分別獨立為盧森堡（1815）、以及比利時（1830）。

<sup>3</sup> 荷語 Nederland：nether（低）+ lands（地）= Netherlands（低地國）。法語 Les Pays-Bas：Pays（土地、國家）+ Bas（低）= 低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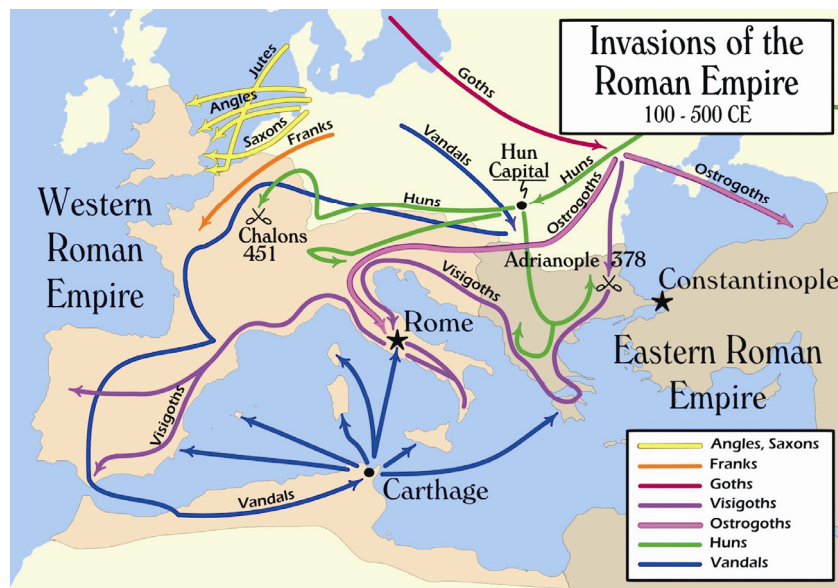
<sup>4</sup> 拿破崙曾經扶植一個傀儡國 Kingdom of Holland（1806-10），翻譯起來是如假包換的荷蘭王國，相當歧義。

<sup>5</sup> 目前，該地在行政上劃分為北荷蘭（North Holland，最大的城市是首都阿姆斯特丹）、及南荷蘭（South Holland，最大的城市是鹿特丹 Rotterdam）兩個省分。

<sup>6</sup> 相關名詞的糾葛、及釐清，見 Geyl（1958, 18-19）。

## 貳、早期歷史

低地國位於萊茵河-默茲河-斯海爾德河三角洲（Rhine-Meuse-Scheldt delta），是羅馬帝國行省下日耳曼尼亞（Germania Inferior, 83-475）。南部的原住民是屬於凱爾特族（Celts）的貝爾蓋人（Belgae）部落，在西元前 57 年被凱薩征服、一部分跨海不列顛投靠族人；北部北邊濱海有日耳曼族的菲士蘭人（Frisians）、叛服不常，而南邊的巴達維亞人（Batavi）終究臣服。位於東方的法蘭克人（Franks）在四世紀西移定居，替羅馬帝國負責戍守的邊疆，卻始終無法征服菲士蘭（Frisia, Friesland）。



來源：Wikipedia（2020: Migration Period）。

圖 1：蠻族入侵羅馬帝國路線

克洛維一世（Clovis I, 481-511）是法蘭克王國／帝國（Francia, Kingdom of the Franks, Frankish Empire）的奠基者，首度整合所有法蘭克人部落、征服了高盧北部及中部，建立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在他死後，根據日耳曼人的傳統，領土原先分給四個兒子繼承，不過，最後由幼子克洛泰爾一世（Chlothar I, 511-61）囊括。克洛泰爾一世死後，領地照例由四

個兒子均分，終究，由於長子查理貝爾特一世 (Charibert I, 561-67) 死後無嗣，領地被三個弟弟瓜分，法蘭克王國的領土三分天下：貢特朗 (Guntram, 561-92) 領有南部的勃艮第 (Burgundy)，西吉貝爾特一世 (Sigebert I, 561-75) 分到東部的奧斯特拉西亞 (Austria, 511-687)、包含菲士蘭以外的低地國，希爾佩里克一世 (Chilperic I, 567-84) 得到西部的紐斯特里亞 (Neustria, 611-751)。



來源：Wikipedia (2020: Merovingian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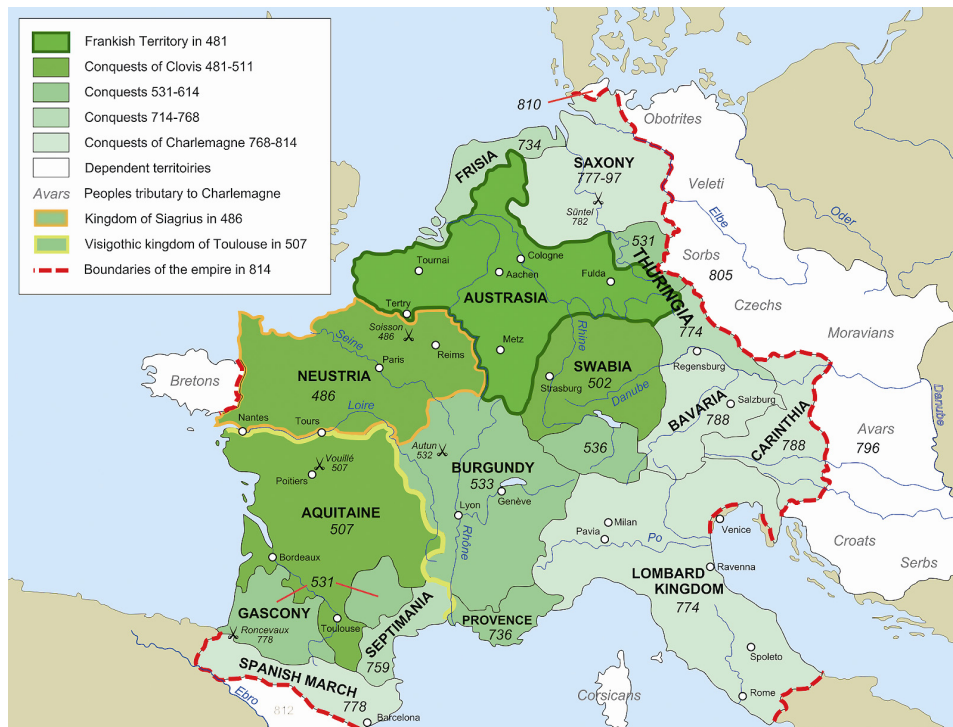
圖 2：墨洛溫王朝下的法蘭克王國

進入七世紀，奧斯特拉西亞君王逐漸衰敗，宮相 (Mayor of the Palace) 蘭登的丕平 (Pepin of Landen, 623-29, 639-40) 實際掌權；他的外孫丕平二世 (Pepin of Herstal, 680-714) 確立法蘭克王國宮相的世襲制<sup>7</sup>，並且在 687

<sup>7</sup> 他將長子香檳公爵德羅戈 (Drogo of Champagne) 立為勃艮第的宮相，次子小格里摩爾德 (Grimoald the Younger) 立為紐斯特里亞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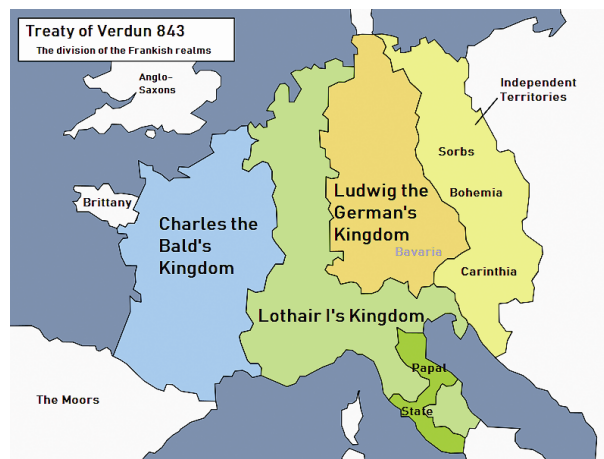
年併吞紐斯特利亞，統一法蘭克王國。丕平二世的私生子查理·馬特 (Charles Martel) 身兼奧斯特拉西亞 (715-41)、及紐斯特利亞 (718-41) 的宮相，逐退南犯的菲士蘭人。查理·馬特的兒子矮子丕平 (Pepin the Short, 751-68) 原本是紐斯特利亞的宮相 (741-51)，後來在教宗聖匝加利亞 (Pope Zachary, 741-52) 的同意下，乾脆於 751 年廢黜墨洛溫王朝的末代國王希爾德里克三世 (Childeric III, 743-51)，自立為王、建立加洛林王朝 (Carolingian Dynasty)。矮子丕平的兒子查理接位 (Charlemagne, 768-814)，在 800 年被教宗良三世 (Pope Leo III, 795-816) 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Emperor of the Romans)，即查理曼大帝 (Charles the Great)，被視為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800/962-1806) 的發軔。他終於征服低地國北方的菲士蘭人、及東北方的撒克遜人 (Saxons)。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2020: File:Frankish Empire 481 to 814-en.svg)。

圖 3：全盛時期的法蘭克王國

查理曼大帝病死，兒子虔誠者路易（Louis the Pious, 814-40）急著自封為皇，一度被不服分產的兒子罷黜（833-34）；他死後，三個兒子在『凡爾登條約』（*Treaty of Verdun, 843*）瓜分法蘭克王國，將版圖裂解為三個長條：長子洛泰爾一世（Lothar I, 817-55）分到新設中法蘭克王國（Kingdom of the Middle Franks/Middle Francia, 843-55）及名譽上的皇位，他的領地由義大利北部延到北海，包含位於萊茵河口的低地國；三子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 817-76）繼承東法蘭克王國（Kingdom of the East Franks, East Francia, 843-962），也就是日後的德國；而么子禿頭查理（Charles the Bald, 840-77）則獲得西法蘭克王國（Kingdom of the West Franks, West Francia, 843-987），即後來的法國。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9: File:Treaty of Verdun 843.png）。

圖 4：凡爾登條約後的法蘭克王國

洛泰爾一世死前，透過『普呂姆條約』（*Treaty of Prüm, 855*）將中法蘭克王國分給三個兒子：長子路易二世（Louis II of Italy, 844-75）分到皇位及義大利北部的倫巴底（Lombardy）；次子洛泰爾二世（Lothar II）繼承洛泰爾王國（Kingdom of Lotharingia, 855-959），包含洛林（Lorraine）、低地國、以及上勃艮第（Upper Burgundy）；而小兒子查理（Charles of Provence, 855-63）則獲得普羅旺斯（Provence），包含下勃艮第（Lower Burgundy）。



來源：Wikipedia（2019: Treaty of Prüm）。

圖 5：普呂姆條約以後的法蘭克王國

查理在 863 年死亡無嗣，領地被兩個哥哥瓜分：洛泰爾二世分到下勃艮第，路易二世則分到普羅旺斯剩下的部分。洛泰爾二世在 869 年死亡無嗣，統治東、西法蘭克王國的兩位叔叔簽訂『梅爾森條約』（*Treaty of Meerssen, 870*）加以瓜分，東法蘭克王國的日耳曼人路易分到北半部、及位於南半部的大部分上勃艮第，而西法蘭克王國的禿頭查理獲得下勃艮第、及上勃艮第的西部。終究，法蘭克王國又回到三分天下的局面，低地國歸屬東法蘭克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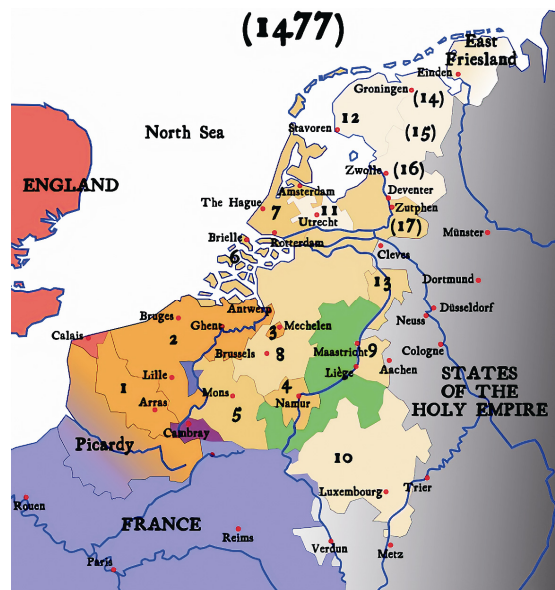
來源：Wikipedia (2019: Treaty of Meerssen)。

圖 6：梅爾森條約以後的法蘭克王國

非法蘭克人的薩克森公爵亨利一世 (Henry I the Fowler, 912-19) 在 919 年被推舉為東法蘭克王國國王 (919-36)，創立薩克森王朝 (Saxon Dynasty, 919-1024)、將東法蘭克王國改名為德意志王國 (Kingdom of Germany)，他在 925 年君臨法蘭德斯 (Flanders) 以外的低地國。亨利去世，他的兒子鄂圖一世 (Otto I the Great, 936-73) 接任，在 962 年由有求於他的教宗若望十二世 (Pope John XII, 955-64) 於羅馬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此後從十世紀到十四世紀，除了法蘭德斯伯國 (County of Flanders) 是西法蘭克 (法國) 的附庸外，其他低地國領主臣服於神聖羅馬帝國 (德國)；儘管如此，各領地還是維持相當大的自由度、及自治權。

## 參、勃艮第公國統治下的尼德蘭

法王約翰二世（John II of France, 1350-64）在 1363 年將勃艮第公國<sup>8</sup>（Duchy of Burgundy）交予子菲利普二世（Philip the Bold, 1363-1404），他在 1369 年娶法蘭德斯公爵路易斯二世（Louis II of Flanders）的單傳女兒瑪格麗特三世（Margaret III of Flanders）；路易斯二世在 1384 年過世，菲利普二世接收岳父的法蘭德斯領地，將勃艮第公國首府由老家（proper）的第戎（Dijon）往北遷到布魯塞爾，史稱瓦盧瓦勃艮第（Valois Burgundy, Burgundian State, 1363-1482），此時的低地國稱為勃艮第（統治下的）尼德蘭（Burgundian Netherlands, 1384-1482），日後的十七省的雛形已見。事實上，低地國是勃艮第宮廷（在第戎）用來稱呼新取得的這塊公國、侯國、及領地的結合體（WHKMLA, n.d.a）。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9: File:Map Burgundian Netherlands 1477-en.png）。

說明：十七省的對照名單見 Wikipedia（2020: Seventeen Provinces）。

圖 7：勃艮第統治下的尼德蘭

<sup>8</sup> 不同於廣義通稱的勃艮第王國（Kingdom of Burgundy）、或勃艮第人的王國（Kingdom of the Burgundians, 411-534）。



瓦盧瓦勃艮第傳到菲利普三世 (Philip the Good, 1419-67)，領地除了發源地 (proper) 勃艮第公國、及勃艮第 (自由) 伯國 (Free County of Burgundy)<sup>9</sup>，還涵蓋幾乎所有低地國省分<sup>10</sup>。他著手尼德蘭政府的國家打造，特別是在原有各省的議會 (States, Staten, Provincial Estates) 上面設置尼德蘭總議會 (States General, Staten-Generaal<sup>11</sup> of the Netherlands)，並於 1464 年在布魯日首度召開全境會議；為了方便收稅，菲利普三世在 1430 年創設羊毛騎士團 (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 籠絡當地權貴 (Israel, 1995: 21-23)。儘管中央集權化的作法還算委婉，習慣獨立自主的領地各自有其慣習法<sup>12</sup>、及傳統，法蘭德斯大城布魯日 (Bruges<sup>13</sup>)、及根特 (Ghent) 先後起義抗爭 (1437-38, 1449-53)，菲利普三世毫不客氣武力攻城鎮壓。表面上似乎理解低地國不被拘束的傳統，卻不脫異族統治的本質。



來源：Look and Learn (2020)。

圖 8：菲利普三世鎮壓布魯日

<sup>9</sup> 在現代的法國，兩地合併為勃艮第-法蘭琪-康堤大區 (Bourgogne-Franche-Comté, Burgundy-Free County)。

<sup>10</sup> 最早是在 1404-1406 取得布拉班特 (Brabant)、及林堡 (Limburg)，接著蠶食鯨吞那慕爾 (Namur, 1421)、荷蘭 (Holland) 跟澤蘭 (Zeeland, 1425-28)、埃諾 (Hainaut, 1428)、盧森堡 (1451)、海爾德蘭 (Gelderland) (Israel, 1995: 21)。

<sup>11</sup> 英文 General States 應該是直譯，相當於法文 Estates General，也就是 General Assembly、General Parliament。

<sup>12</sup> 低地國各地的法規加起來有 700 多種 (Limm, 1989: 9)。

<sup>13</sup> 低地國的地名，往往有荷語、法語、甚至於德語的讀法及拼法，特別是西南部比鄰法國地區，譬如's-Hertogenbosch (斯海托亨博斯，簡稱 Den Bosch 登博斯) 法語是 Bois-le-Duc。請參考 Geyl (1958: 20) 的荷、法對照。

接任的大膽查理（Charles the Bold, 1467-77）好大喜功，爲了與法、德一較長短，雄心勃勃的他試圖恢復洛泰爾王國的版圖，著手透過武力連結南（勃艮第公國、勃艮第伯國）、北（低地國）之間的領地成爲一個獨立王國，特別爲了取得亞爾薩斯（Alsace）而與洛林、及瑞士衝突，最後死於南錫戰役（Battle of Nancy, 1477）。如日中天的大膽查理功敗垂成，反而讓虎視眈眈法王路易十一（Louis XI of France, 1461-83）趁虛而入攫取勃艮第公國，遺孀約克的瑪格麗特（Margaret of York, 1468-77）只保有低地國、及勃艮第伯國（Geyl, 1958: 30; Holborn, 198: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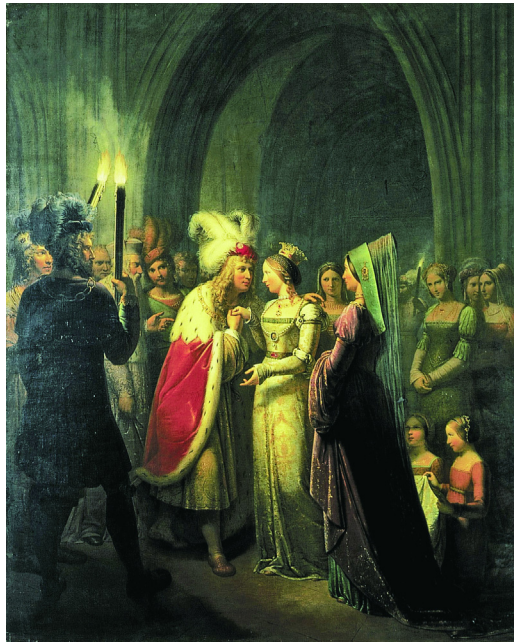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9: File:Karte Haus Burgund 4 ZH.png）。

圖 9：大膽查理時勃艮第公國領地



大膽查理沒有男嗣，法國兵臨城下，尼德蘭總議會趁機要求女兒勃艮第的瑪麗（Mary of Burgundy, 1477-82）繼承簽署『大特許狀』（*Great Privilege*, 1477），確認恢復菲利普三世、及大膽查理所廢除的地方自治權利，同時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此外，總議會又安排她嫁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 Holy Roman Emperor, 1452-93）的兒子哈布斯堡王朝的奧地利大公馬克西米利安（Archduke Maximilian of Austria, 1493-1519），亦即日後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sup>14</sup>（Maximilian I, Holy Roman Emperor, 1508-19）。強敵環伺，勃艮第的瑪麗沒有什麼選擇，讓路易十一沒有藉口索取承低地國。在中世紀，現代人民主權理念尚未出現，王室之間出於各種考量，往往相互聯姻（*dynastic union*），身合國（*personal union*）司空見慣；尼德蘭總議會千算萬算，卻是引狼入室。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7: File:Maximilian I and Maria von Burgund.jpg）。

圖 10：馬克西米利安娶勃艮第的瑪麗

<sup>14</sup> 馬克西米利安先在 1486 年獲得「羅馬人的國王」（King of the Romans）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儲君身分，等到父親腓特烈三世的在 1493 年過世接位，由於去羅馬的路途太危險，他在 1508 年宣布自己被教宗儒略二世（Pope Julius II, 1503-13）加冕為皇帝。

## 神聖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尼德蘭

瑪麗在 1482 年墜馬身亡，法國簽『阿拉斯條約』（*Treaty of Arras, 1482*）正式承認她的兒子菲利普一世（Philip the Handsome, 1482-1506）繼承勃艮第，但不同意她的丈夫馬克西米利繼承領地。在布魯塞爾長大的兒子菲利普一世年幼，因此由馬克西米利安攝政，一直到自己接任神聖羅馬帝國的皇位（1508），才還政兒子，不過，依然還是由他實質掌控低地國。馬克西米利安在 1512 年重整領地，設置了一個勃艮第行政圈（Burgundian Circle, 1512-1806）來管轄，低地國十七省被涵蓋在內，此後的百年稱為哈布斯堡尼德蘭（Habsburg Netherlands, 1482-1581）（Holborn, 198: 44-46, 49）。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7: File:Burgundian Circle-2005-10-14-en.png）。

圖 11：神聖羅馬帝國管轄的勃艮第行政圈

既然是政治盤算，馬克西米利安基本上對於妻子勃艮第的瑪麗跟低地國簽署的『大特許狀』冷漠以待。他爲了對抗法國，安排長子菲利普一世娶西班牙亞拉岡國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of Aragon, 1479-1516）與卡斯提爾女王伊莎貝拉一世（Isabella I of Castile, 1474-1504）的次女胡安娜一世（Joanna of Castile, 1504-55），兩人生下查理五世（Charles V）。王朝結合，從此將低地國的命運與西班牙牽扯在一起，終於醞釀獨立。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0: File:Bernhard Strigel 003b.jpg）。

說明：站立者分別是馬克西米利安（左一）、兒菲利普一世（左二）、妻瑪麗（右一），坐者分別是次孫斐迪南一世（左一）、長孫查理五世（左二），右一圖片說明是孫女瑪麗的丈夫婿拉約什二世（Louis II of Hungary），不過，看起來比較像是孫女瑪麗。

圖 12：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克西米利安一世家族

查理五世一生下來（1500）就是要繼承祖母勃艮第瑪麗的勃艮第領地（含低地國、勃艮第伯國）、祖父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奧地利、外祖父斐迪南二世的亞拉岡（含加泰隆尼亞、瓦倫西亞、那不勒斯、西西里、及薩丁尼亞）、以及外祖母伊莎貝拉一世的卡斯提爾。由於父親早逝（1506）、母親發瘋，查理五世先是繼承祖母在低地國的領地（1506-55），接著又繼承外祖父母的領地（1516-56），包括西班牙、南義大利、以及美洲的屬地，等到祖父過世，從小呵護的他接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519-56），又多了奧地利這塊領地（1519-21）。查理五世將北部省分納入帝國領土，恢復在查理曼大帝時代的大一統<sup>15</sup>。

<sup>15</sup> 查理五世的父親在 1506 年過世，由祖父攝政到 1519 年。他在 1524 年併吞菲士蘭，1528

查理五世出生於富庶的法蘭德斯大城根特，從小由擔任低地國總督的姑姑奧地利的瑪格麗特（Archduchess Margaret of Austria, 1507-30）攝政，1515 年還政。因為在麥車侖的宮廷長大，除了法語是母語，他也學當地的「方言」荷語／佛萊明語（Flemish），查理五世不像父親菲利普一世對於低地國視而不見，因此，被視為仁厚的君王。他在 1517 年前往西班牙與母親共治，把低地國交給姑姑瑪格麗特<sup>16</sup>，儘管一開頭身邊顧問還多來自低地國，終究必須接受西班牙化、包括學卡斯提爾語，逐漸視低地國為跟法國開戰所需軍費的金雞母，不免引起反感。

查理五世無法容忍宗教改革在低地國的發展，在 1522 年恢復宗教裁判所、次年在布魯塞爾公開燒死兩名異端新教徒，晚年又頒佈『血令』（*Edict of Blood*, 1550），更是毫不寬待；在他執政時期，有 2,000 新教徒以異端被處死。儘管馬不停蹄征戰，查理五世終究無力將領地統合為一個天主教國家。因為瑪格麗特病逝，查理五世任命同父異母胞妹瑪麗（Mary of Hungary, 1531-55）為低地國總督。為了輔佐沒有政治經驗的瑪麗，他在 1531 年親自回到低地國，將政府由麥車侖遷到布魯塞爾，設置了國務委員會（Council of State）、財政委員會（Council of Finance）、及樞密院（Privy Council, Secret Council），合稱並立委員會（Collateral Councils），用來拉攏當地潛在的異議頭人，包括從小深得查理五世寵愛的明日之星威廉一世（William the Silent, 1559-67）。

年收烏特勒支（Utrecht）、及上愛塞（Overijssel），1536 年吃格羅寧根（Groningen）、奧默蘭登（Ommelanden）、德倫特（Drenthe），1543 年服海爾德蘭、及聚特芬（Zutphen）。到了 1548 年，未來的十七省全部到位：荷蘭、澤蘭、布拉班特、法蘭德斯、瓦隆 法蘭德斯（Walloon Flanders）、阿圖瓦（Artois）、盧森堡、埃諾、麥車侖（Mechelen）、那慕爾、格羅寧根（含奧默蘭登）、菲士蘭、海爾德蘭、林堡、圖爾奈（Tournai）、烏特勒支、上愛塞與德倫特（合併）。

<sup>16</sup> 除了說身邊的權臣主要是外國人，瑪格麗特的風格相當威權，低地國貴族一怒之下組團告狀到馬德里，查理五世只好寫信跟自己的姑姑曉以大義，特別是重大的決策要諮詢當地貴族（Israel, 1995: 35）。



來源：Luiken (n.d.)。

圖 13：八名門諾教徒 1549 年在阿姆斯特丹被焚

## 西班牙統治下的尼德蘭

低地國在查理五世統治時期大致平靜，不過，由於他並未長駐，被視為邊陲的當地人難免生怨，特別是稅收違反捍衛本地的初衷，而他則不惜御駕親征武力鎮壓抗拒苛稅的根特（1539-40）。在 1549 年，查理五世頒佈『國事詔書』（*Pragmatic Sanction of 1549*），要求尼德蘭總議會同意將十七省整合為一體，即未來的統治者必須同一個人；只不過，行政單位的整合未必保證團結。在 1555 年，查理五世因為痛風、及失眠精疲力竭，戲劇性地在布魯塞爾的總議會宣布遜位<sup>17</sup>，把西班牙、及低地國傳遞給風塵僕僕由馬德里前來的世子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Spain, 1556-98），而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則交給胞弟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Holy Roman Emperor, 1556-64），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Monarchy, Habsburg Empire, 1282-1918）從此分為西班牙哈布斯堡（Spanish Habsburgs）、及奧地利哈布斯堡（Austrian Habsburgs, Habsburg Austria, 1556-1740）。低地國自此歸西屬尼德蘭，結束百年哈布斯堡尼德蘭統治。由於與日耳曼的聯繫斷落，低地國逐漸發展獨特民族認同（Strayer, et al., 1974: 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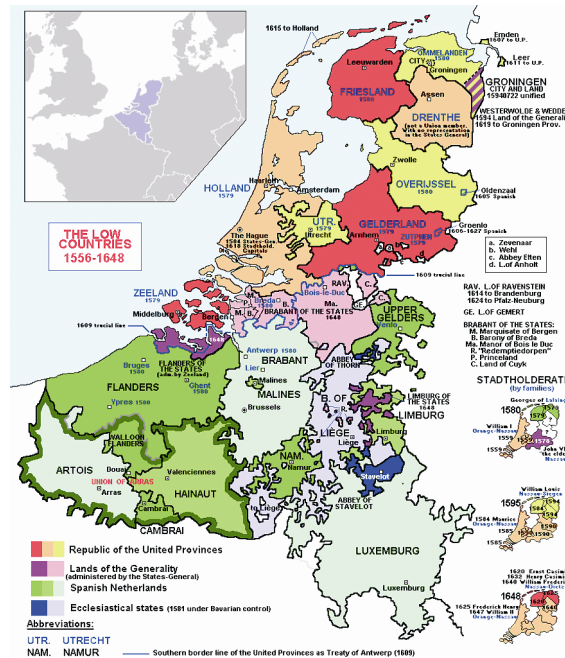
<sup>17</sup> 查理五世將王位交給跪著的菲利普二世（1527-98），左手搭在威廉一世（1533-84）的右肩，圍簇著羊毛騎士團，老淚縱橫地表示所作所為不是出於野心、而是責任感，臣民半信半疑（Geyl, 1958: 60-61）。





來源：Paelinck（1836）。

圖 14：查理五世遜位 File:Abdication de charles quint Louis Gallait.jpg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0: File:The Low Countries.png）。

圖 15：西屬尼德蘭（1556-1648）

菲利普二世異於他的父王查理五世，土生土長於卡斯提爾的宮廷，西班牙話是他的母語，不會法語、更不用說荷語，也沒有心去學習，因此跟他在低地國的子民沒有共同的地方，當然會被當作陌生的外國人看待。菲利普二世跟查理五世一樣，把低地國當作祖先的遺產、絕對不可以放棄；話又說回來，作為西班牙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的邊陲，低地國只不過是用來支持對外的戰爭的豐富財源，微不足道，當然不會是優先考慮的對象；蕭規曹隨，菲利普二世變本加厲，不斷在既有的賦稅上面橫加苛捐雜稅，遙遠的統治者跟低地國反目成仇是早晚的事。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2019: File:Carlos I y Felipe II.jpg)。

圖 16：查理五世與兒子菲利普二世

菲利普二世在 1559 年離開布魯塞爾回西班牙，此後未再踏上低地國。他的首任低地國總督是同父異母妹妹帕爾馬的瑪格麗特 (Margaret of Parma, 1559-67)，實權則操在他的親信格蘭維爾樞機主教 (Antoine Perrenot de Granvelle)，兩人積極推動西班牙國王堅持的政策，包括宗教裁判、沉重稅捐、以及派駐軍隊，當然引起崇尚自由傳統的低地人嫌惡。一開頭，菲利普二世嘗試安撫前朝留下來的當地權貴擔任國務委員，以沖淡外來西班牙人充斥政府的印象，又任命威廉一世為荷蘭、澤蘭、以及烏特勒支的省



長（Stadtholder），同樣地，戰功彪炳的埃格蒙特伯爵拉莫拉爾（Lamoral, Count of Egmont, 1559-67）也被任命為法蘭德斯、及阿圖瓦的省長；兩人在 1564 年要求國王撤換主導宗教裁判的格蘭維爾未能如願，埃格蒙特次年親往馬德里晉見國王請願徒勞無功，引來殺身之禍<sup>18</sup>。

在 1566 年，300 年輕的貴族結盟（League of Nobles）走上布魯塞爾街頭，向總督瑪格麗特呈遞一份 400 人連署的請願書『貴族的妥協』（*Compromise of the Nobility, 1566*），要求政府調整新頒佈迫害新教徒的特別條例（*placards*）、恢復停開的尼德蘭總議會，否則將訴諸武力抗暴，卻被嘲笑為一群乞丐（*gueux*）；日後，起義者自豪地沿用這個名詞。瑪格麗特同意在請示國王菲利普二世裁決之前暫緩實施；面對緩兵之計，威廉一世、埃格蒙特、及海爾德（Guelders）省長霍恩伯爵（Philip de Montmorency, Count of Horn）威脅不惜辭職出走德國。只不過，緩不濟急，法蘭德斯已有暴民衝進天主教堂、或修院（1566/8/10），以崇拜偶像為由搗毀聖人雕像（*Beeldenstorm, Iconoclasm*），怒火由南往北蔓延不可收拾，威廉一世逃回德國的領地，愚忠的埃格蒙特不知死期將至。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9: File:Philip II of Spain berating William the Silent Prince of Orange by Cornelis Kruseman.jpg）。

圖 17：菲利普二世前往西班牙即位前斥責威廉一世（1559）

<sup>18</sup> 事實上，此時宗教審判及處死已經少見，兩人在國務委員會反映民意說，如果地方上對於法律陽奉陰違，那就應該修改法律、減輕處罰，所以同意埃格蒙特面聖。

由於低地國的年輕貴族群龍無首，瑪格麗特的軍隊不難收復淪陷的城鎮，政治情勢大致回復平穩，只不過，盛怒的菲利普二世執意換掉瑪格麗特、改任阿爾瓦公爵（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 3<sup>rd</sup> Duke of Alba, 1567-73）為低地國總督。阿爾瓦率領 10,000 部隊由義大利遠征清鄉<sup>19</sup>，來勢洶洶的他設置所謂「除暴委員會」（Council of Troubles）、又稱「血腥委員會」（Council of Blood），把宗教異端當作政治叛逆，六年間審判了 14,000 件異端，估計 1,000-8,000 人被處死（斷頭、吊死、梟首示眾、活埋）、30,000 人田產沒收、100,000 人被迫流亡。

## 獨立戰爭開始

其中最冤枉的是埃格蒙特、以及霍恩伯爵（Philip de Montmorency, Count of Horn），他們自認為效忠菲利普二世，不顧威廉一世的警告。阿爾瓦拜託瑪格麗特邀宴，兩人鴻門宴後被逮捕，以異端的罪名在布魯塞爾大廣場被斷頭；諷刺的是，他們至死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且並未參與「叛亂」、甚至於還勸阻年輕的貴族不要莽撞行事。兩人殉難的這一天（1568/6/5），宣告荷蘭獨立戰爭開打。執兩用中的威廉一世一向低調、高深莫測，因此又被稱為「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sup>20</sup>，逼上梁山的他從此成為獨立運動的實質領導者<sup>21</sup>。

對於當地人來說，天高皇帝遠，西班牙繼承低地國就算了，竟然還派軍隊前來鎮壓，是可忍、孰不可忍？流亡德國領地的威廉一世以驅逐西班牙軍隊為號召招兵買馬，在 1568 年率軍 30,000 進行突襲，展開尼德蘭獨立

<sup>19</sup> 包括西班牙、及那不勒斯的正規軍，加上德國輔助部隊（Israel, 1995: 155）。

<sup>20</sup> Israel（1995: 140）的用字是見人說人話。格蘭維爾警告菲利普二世，威廉一世頗有心機、而且是偽君子；事實上，威廉一世儘管避免公開倡議武裝造反，曾經在國務委員會公開表示，反對想要控制臣民良心（宗教自由）的君王、堅持菲利普二世改弦更張宗教政策（Limm, 1989: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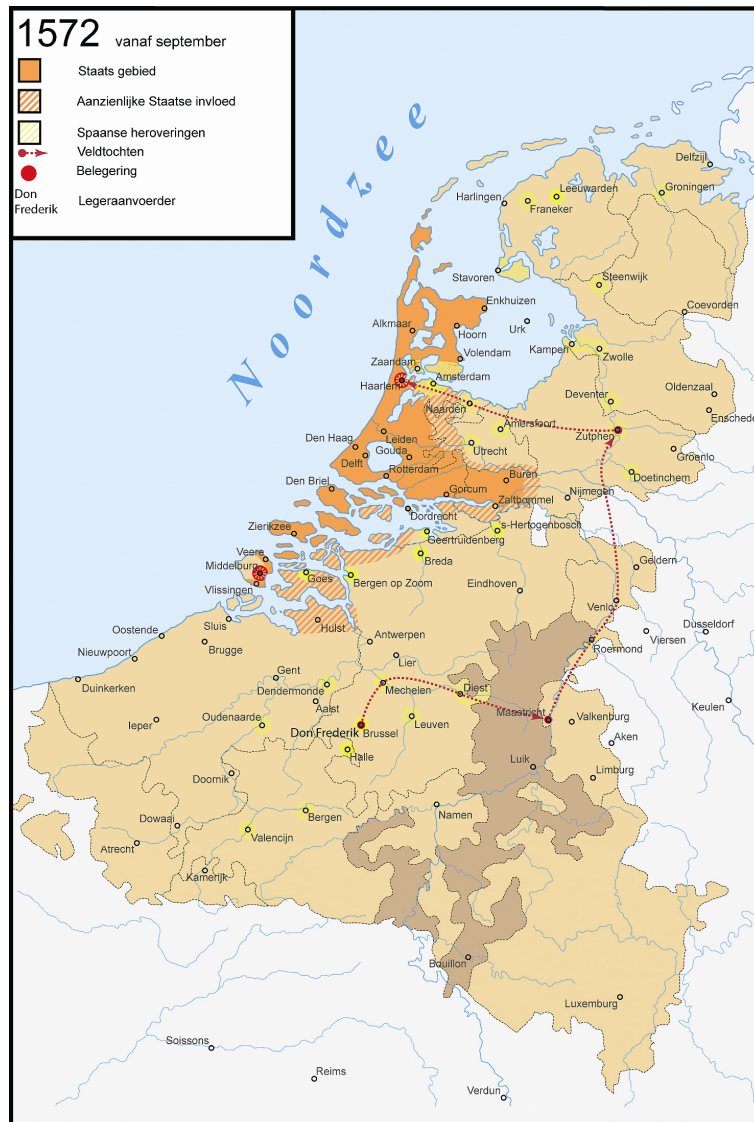
<sup>21</sup> 阿爾瓦惱怒威廉一世未能入甕，後者的長子菲利普·威廉（Philip William, Prince of Orange）正好在魯汶大學唸書，當時只有十三歲，被抓到西班牙當人質，父子兩人此後未再見面。



來源：Military History Matters (2014)。

圖 18：獨立革命戰爭開始（1566）

八十年戰爭的序幕；可惜，胞弟拿騷的路易斯（Louis of Nassau）由海上率領流亡英國的喀爾文新教徒（Calvinists）來得太遲，英國、及德國卻步，徒勞無功，兄弟只好退到法國幫忙胡格諾派（Huguenots）新教徒打戰。西班牙在勒班陀戰役（Battle of Lepanto, 1571）打敗鄂圖曼帝國海軍後，菲利普二世已無懸念，再度派軍登陸低地國。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5: File:Tachtigjarigeoorlog-1572b.png）。

圖 19：1572 年底的低地國

面對阿爾瓦的高壓統治，威廉一世發現追隨起義者不多，只能寄望外援，特別是英國、及法國王室。他原本規劃在 1572 年展開三面攻擊，自己由東方帶領德軍攻入，胡格諾派派兵北上，再由流亡英國、被稱為「海上乞丐」（Watergeuzen）的雜牌軍發動海上襲擊，儘管協調不佳，東來私掠船

陰錯陽差趁虛佔領默茲河（Meuse, Mass）口小鎮布里勒（Brielle, Brill）插旗（1572/4/1）。這是獨立戰爭轉捩點，真正開打、民心大振，荷蘭及澤蘭的城鎮紛紛驅逐西軍、開城迎接王師，除了阿姆斯特丹、以及斯洪霍芬（Schoonhoven）、豪達（Gouda）、多德勒克（Dordrecht）、哈倫（Haarlem）、萊登（Leiden）、鹿特丹等其他大城一一來歸。情勢一片大好，眾人擁戴威廉一世為全境的執政官。為了鞏固新教徒的支持，他在 1573 年皈依喀爾文新教的荷蘭歸正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sup>22</sup>。

總督阿爾瓦不甘示弱下令展開討伐，由於威廉一世的部隊被牽制在東北部，麥車倫（1572/10/2）、納爾登（Naarden, 1572/10/22）、及聚特芬（1572/11/17）相繼淪陷，拒開城門者毫不留情殺人放火強暴，意在殺雞儆猴；經歷最慘烈的是荷蘭省城哈倫（1572/12/11-1573/7/13），經過七個月的包圍，飢民終於投降付錢買命，4,000 名守城的英籍、及法籍軍人有 1,600 名未戰死，全數慘遭屠殺，指揮官絞死。阿爾瓦繼續往北征戰，又圍困阿爾克馬爾（Alkmaar, 1573/8/21-10/8），終究，威廉一世下令決堤水淹駐紮圍墾地的敵軍，不諳水性的對方只好投降撤軍；阿爾瓦首度吃敗仗，這是獨立戰爭的轉捩點，從此低地國不再擔心被圍城。

由於兩軍相持不下，馬德里內部對於是否要繼續打持久戰有不同看法，終究，猶豫不決的菲利普二世陣前換降，以雷克薩斯（Luis de Requesens y Zúñiga, 1573-76）接任總督。西班牙凡事訴諸戰爭解決，光是低地國的戰費超過卡斯提爾、西班牙美洲屬地所得，國庫早晚破產，不時無錢發餉，不時發生兵變，僱傭兵有時候開門揖盜；最糟糕的是僱傭兵攻下城後的燒殺擄掠，不管是指揮官聽任洩恨、或是領不到薪水的僱傭兵行搶，通稱為「西班牙人的憤怒」（Spanish Fury, 1572-79），萊登（1573/10-1574/10/3）因為威廉一世救兵解圍逃過一劫、18,000 名市民有三分之一死於瘟疫或是餓死，奧德沃特（1575/7/19-8/7）慘遭屠城、安特衛普（Antwerp, 1576/11/4）屋毀人亡。雷克薩斯相對上比阿爾瓦溫和，他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

<sup>22</sup> 威廉一世原本是路德宗新教徒，在 11 歲的時候，堂兄勒內·沙龍（Ren of Chalon）過是無嗣，查理五世要求威廉一世改宗天主教才能繼承龐大的領地，他的父母跟自己欣然答應。



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 Holy Roman Emperor, 1564-76）的斡旋下與威廉一世和談，因為宗教問題不歡而散、重起兵戎，大舉攻下澤蘭領地，卻又因為僱傭兵缺餉一再叛變，戰事中止一年，雷克薩斯驟然過世，義軍趁機鞏固北方勢力範圍。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2017: File:Beleg van Haarlem - Executies door de Spanjaarden.jpg)。

圖 20：荷蘭省城哈倫軍營在 1573 年慘遭屠殺

菲利普二世任命的同父異母弟弟奧地利的唐胡安（John of Austria, 1576-78）接手，他在 1577 年帶兵 3,000 來到低地國，不久即攻下那慕爾，又在布盧戰役（Gembloux, 1578/1/31）重挫對手、再取魯汶（Leuven）等地，迫使威廉一世逃離布魯塞爾，南部的天主教徒漸無異心。唐胡安沒多久瘟疫病死，早先帶兵馳援的前總督帕爾馬的瑪格麗特的兒子帕爾馬公決亞歷桑德羅·法爾內塞（Alexander Farnese, Duke of Parma, 1578-92）接任，開始著手鞏固南方各省；這是厲害的角色，從小跟母親來到布魯塞爾，不少當地貴族信任他，獨立戰爭進入嶄新的階段。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9: File:Veen01.jpg）。

圖 21：威廉一世解圍萊登（1574）

## 獨立的確立

迄今，儘管低地國反對西班牙的態度是一致的，但是對於獨立的想像，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因為兵變洗劫的城鎮不分立場，連忠於西班牙王室的天主教徒都無法忍受，尤其是安特衛普的慘痛經驗（1576/11/4），7,000 市民一日之間被屠，威廉一世與保王派終於有和解的契機。荷蘭、及澤蘭的代表在 1576 年與南部省分的總議會簽訂『根特和平協定』（*Pacification of Ghent*），雙方同意暫時放下彼此在宗教上的分歧、共同對抗西班牙，也就是「宗教和平」（religious Peace）並進一步在次年簽訂『布魯塞爾同盟』（*Union of Brussels*）。

不過，由於根特查封天主教堂、放逐教士（1578），讓新總督法爾內塞有離間的機會，運作南方的埃諾、阿圖瓦、瓦隆·法蘭德斯、康布雷（Cambrai）、那慕爾、盧森堡、林堡簽訂『阿拉斯同盟』（*Union of Arras*,



1579)、宣誓效忠西王菲利普二世，稱為天主教徒的「順從省分」(Obedient Provinces)。荷蘭、澤蘭、烏特勒支、海爾德、格羅寧根、菲士蘭、及上愛塞北方七省趕緊簽訂『烏特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 1579*) 反制，又稱「更緊密的同盟」<sup>23</sup> (Closer Union)，誓言宗教包容、脫離西班牙，建立了七省聯合共和國；這些省接著又在 1581 年以『公開棄絕』(*Act of Abjuration*) 正式棄絕菲利普二世、要求錢幣拿掉他的肖像，這份文件被視為『荷蘭獨立宣言』(1581)，也是未來革命、及獨立的典範。



來源：Eichman 與 Altmann (1856)。

圖 22：烏特勒支同盟（1579）

威廉一世在 1579 年就邀請法王法蘭索瓦二世<sup>24</sup> (Francis II of France, 1559-60) 的么弟安茹公爵弗朗西斯 (Francis, Duke of Anjou) 擔任世襲君王，而且他也與尼德蘭總議會簽訂『普萊西城堡條約』(*Treaty of Plessis-les-Tours, 1580*) 合意。他在 1582 年帶領法軍浩浩蕩蕩前來，威廉一世親自在弗利辛恩 (Vlissingen) 迎接，法蘭德斯大城布魯日、及根特也

<sup>23</sup> 這是相對於原先總議會框架下的「一般／總同盟」(General Union)，也就是『布魯塞爾同盟』。至於荷蘭 (Holland) 跟澤蘭簽訂的稱為『特定同盟』(*Particular Union, 1575/1576*)。

<sup>24</sup> 法蘭索瓦二世短命，相繼由兩位弟弟查理九世 (Charles IX of France, 1560-74)、亨利三世 (Henry III of France, 1574-89) 接任。



來源：Schultsz（1786）。

說明：樹根代表簽署烏特勒支同盟的七個省，樹幹代表總議會，樹枝代表政府其他機構，譬如國務委員會；參考 Jacob 與 Mijnhardt（1992: 120）的說明。

圖 23：荷蘭共和國的體制

大禮相迎，成功嚇阻法爾內塞，澤蘭、及荷蘭兩省拒絕接受天主教徒的他為王；終究，他畢竟不甘擔任虛位君王，武力強行立威受挫灰頭土臉、甚至於被質疑跟法爾內塞有暗盤，最後只好在次年悻悻然離去，帶來的部隊留下來當傭兵（Geyl, 1958: 188-90）。

低地國在 1584 年流年不利，法爾內塞攻下布魯日、伊珀爾（Ypres）、及根特（9/17），成功收復了尼德蘭南部的十個省份，人心惶惶。心灰意冷

的威廉一世一度考慮是否乾脆俯首稱臣、接管荷蘭伯國，沒想到被懸賞暗殺死亡（7/10），也就不需要思考那麼多了。雪上加霜，法爾內塞趁勝又收布魯塞爾（1585/3/10）、及臨海大港安特衛普（8/17），肆行掠奪，居民倉皇北逃阿姆斯特丹。幸好，西軍或許善於戰場廝殺、及圍城，海上則略遜一籌，北方義軍如果決提引水淹陸，這些旱鴨子就一籌莫展，只能跳上提防躲水，終究不是投降、便是落水淹死（WHKMLA, n.d.b）。南北雙方的裂痕已經無法縫合，彼此涇渭分明，也就是縮水的西屬尼德蘭（現代的比利時）、及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現代的荷蘭）。



來源：Pearson Education（2005）。

圖 24：1580 年代的低地國

由於安茹死於瘧疾（1584），尼德蘭總議會先後邀請法王亨利三世、英王擔任君王遭拒，不過，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1558-1603）儘管不願意正面跟西班牙衝突，倒是簽了『雙無宮條約』（*Treaty of Nonsuch, 1585*），同意把低地國視為保護國，指派親信萊斯特伯爵羅伯特·達德利（Robert Dudley, 1<sup>st</sup> Earl of Leicester, 1564-88）擔任總督（行政首長）。萊斯特與威廉一世交好，早在 1574 年就請纓帶兵義助低地國，欣然領軍 8,000 前往解圍（1585-87）、卻黯然無功而返。進無步、退無路，尼德蘭總議會終於放棄君主政體，死心塌地採取共和體制，找上威廉一世的次子拿索的毛里茨（Maurice, Prince of Orange, 1585-1625）接任。

圖窮匕見，惱羞成怒的菲利普二世立意教訓英國，雙方打了一場戰爭（Anglo-Spanish War, 1585-1604），130 艘戰艦組成的西班牙艦隊（Spanish Armada）在 1588 年鎩羽而歸，一方面化解對低地國的威脅，同時也讓人看破手腳，原來，四面樹敵的西班牙並非天下無敵。法王亨利三世在 1589 年遇刺身亡，窮兵黷武的菲利普二世下令法爾內塞介入法國王位繼承的內戰，毛里茨趁機收回許多失陷的北方城鎮；經過十年的作戰，毛里茨終於將敵人趕出萊茵河以北<sup>25</sup>。在 1590 年 7 月 25 日，七省的議會宣布低地國總議會代表國家主權，從此，尼德蘭七省聯合正式成為荷蘭共和國。

法爾內塞在 1592 年身亡，菲利普二世任命代理總督彼得·恩斯特·馮·曼斯費爾德-維德羅特（Peter Ernst I von Mansfeld-Vorderort, 1592-94）接手，直到自己的姪子恩斯特大公（Archduke Ernest of Austria, 1594-95）接任，這時候，西班牙已經破產、軍隊叛逃，在低地國的戰事陷入膠著，英國、及法國在 1596 年實質承認低地國獨立。等到菲利普二世病故，接任的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 of Spain, 1598-1621）已經無錢打戰，國力江河日下，終於認命在 1609 年簽訂『十二年停戰協定』（*Twelve Years' Truce*），雖然確保了富裕的南尼德蘭（Southern Netherlands, 1556-1714），卻實質承認北尼德蘭（Northern Netherlands）的獨立。

<sup>25</sup> 毛里茨光復布雷達（Breda, 1590）、奈美根（Nijmegen, 1591）、聚特芬（1591）、斯滕韋克（Steenwijk, 1592）、庫福爾登（Coevorden, 1592）、斯滕韋克（Steenwijk, 1593）、海特勒伊登貝赫（Geertruidenberg, 1593）、格羅寧根（1594）、奧爾登扎爾（Oldenzaal, 1597）、恩斯赫德（Enschede, 1597）、以及赫龍洛（Grol, 1597）。





來源：Military History Matters（2014）。

圖 25：十二年停戰協定時的界線（1609）

在 1621 年戰火再起，西班牙由名將安布羅西奧·斯皮諾拉（Ambrogio Spinola, 1<sup>st</sup> Marquess of Los Balbases），大有斬獲，然而，盛世不再、衰相漸露，特別是海軍艦隊竟然被荷蘭重挫（Battle of the Downs, 1639）。最後，由於菲利普三世崩殂，接任的菲利普四世（Philip IV of Spain, 1621-65）無心戀戰，終究在 1648 年簽訂『明斯特和約』（*Peace of Münster*），承認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荷蘭最高法院刻意選擇選擇在 6 月 5 日早上 10 點核准，也就是八十年前埃格蒙特、及霍恩就義的日子跟時刻。



來源：Visscher（1609）。

圖 26：停戰時期的雄獅狀低地國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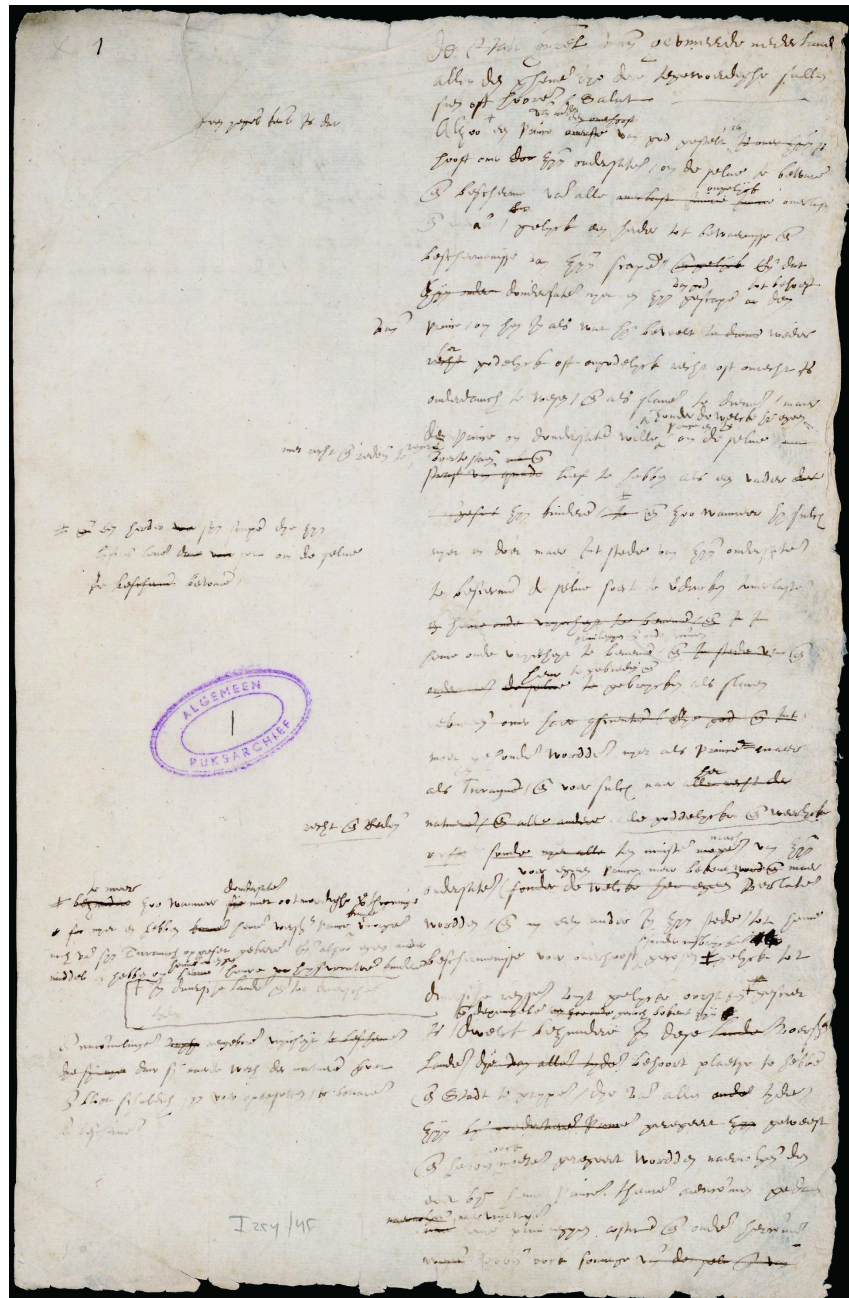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0: File:Westfaelischer Friede in Muenster (Gerard Terborch 1648).jpg）。

圖 27：『明斯特和約』（1648）



附錄1：『荷蘭獨立宣言』(1581)的首頁<sup>26</sup>



<sup>26</sup> 來源：Nationaal Archief (n.d.)。

The States General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Low Countries, to all whom it may concern, do by these Presents send greeting:

As it is apparent to all that a prince is constituted by God to be ruler of a people, to defend them from oppression and violence as the shepherd his sheep; and whereas God did not create the people slaves to their prince, to obey his commands, whether right or wrong, but rather the prince for the sake of the subjects (without which he could be no prince), to govern them according to equity, to love and support them as a father his children or a shepherd his flock, and even at the hazard of life to defend and preserve them. And when he does not behave thus, but, on the contrary, oppresses them, seeking opportunities to infringe their ancient customs and privileges, exacting from them slavish compliance, then he is no longer a prince, but a tyrant, and the subjects are to consider him in no other view. And particularly when this is done deliberately, unauthorized by the states, they may not only disallow his authority, but legally proceed to the choice of another prince for their defense. This is the only method left for subjects whose humble petitions and remonstrances could never soften their prince or dissuade him from his tyrannical proceedings; and this is what the law of nature dictates for the defense of liberty, which we ought to transmit to posterity, even at the hazard of our lives. And this we have seen done frequently in several countries upon the like occasion, whereof there are notorious instances, and more justifiable in our land, which has been always governed according to their ancient privileges, which are expressed in the oath taken by the prince at his admission to the government; for most of the Provinces receive their prince upon certain conditions, which he swears to maintain, which, if the prince violates, he is no longer sovereign. . . .



## 附錄 2：威廉一世鼓舞抗爭<sup>27</sup>

Awake therefore and do not allow yourselves to be further deceived by those totally false and vain promises which your oppressors and the common enemies put about in order to win a richer booty later. Do not allow your minds to be bewildered any longer by the beautiful titles to which they refer in that edict and generally in relation to all their activities, trying to justify their iniquities, acts of violence, massacres and rapines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king, the charge of the governor, the name of justice, the respect of sovereignty, the title of edicts, the pretext of religion, the hope of pardon, the feigning of clemency, the assurance of gentleness, the promise of grace, and so many other sweet and beautiful attributes with which the prologue of that edict has been embellished. Do not be blinded henceforth by the unjust strictures which our common enemies pass on the virtuous acts of our liberators in order to hoodwink your trustful minds, calling them in that edict rebellious, guilty of the crime of lèse-majesté (divine and human), seditious, mutinous, wretched forgers, enemies and disturbers of the public welfare, rabble-rousers, distributors of notorious pamphlets, publishers of booklets, seditious, malicious, turbulent, impudent people, accusing them of so many other vices and trying most unjustly to defame them. Open your eyes and consid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more closely. If you sift out all the deeds and acts of one party and the other, you shall undoubtedly find the truth to be that all the vices with which those tyrants attempt to slander and traverse the holy,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enterprises of those who for the true service of God, the king and the fatherland and the deliverance of you all, courageously endanger their lives, property and wealth, are in fact their own vices. It is they who must be blamed for deeds by which they openly disgrace themselves. You well know that by the king's own proper consent you are free and released from the oath and obedience you owe him, if he or others in his name infringe the promises and conditions on which you have accepted and received him, until finally every right has been restored. I also remind you that according to your privileges you are permitted to close the gates of your towns and to resist by force not only the servants of your prince but also the prince himself, in person, whenever he attempts to proceed by force of arms.

You may also be assured that when later the king knows the truth, His Majesty

---

<sup>27</sup> William the Silent (1568/1974)。

will rightly be most angry that you did not resist those tyrants more vigorously in order to preserve his highly prosperous countries from extreme ruin, poverty and depopulation, or from the tyrant's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ir domination and satisfy their avarice. So nobody, neither you nor your liberators, may properly be accused of rebellion, disloyalty or other crimes if in fulfilling the duties, obligations and oaths which you all must observe, you do all you can to obviate and resist such manifest violent infringements of your privileges, such suppression of your liberties, such massacre of yourselves and ravishing of your possessions, and exert yourselves to the utmost to chase away those foreign and tyrannical invaders, true rebels and common enemies of God, the king, the fatherland and all the inhabitants living here at present as well as those who have gone away. Look at the argumentation and conclusion of that edict and you will see that if they sh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rule the Netherlands, you who have stayed in this country, have no hope of being better treated than the refugees who might fall into their power. Do they not declare in that edict that there are among you a great multitude of people guilty of lèse-majesté and that they have only proceeded against those who are most culpable? Do they not call you the accomplices of the others, though you have dissimulated up till now? Do they not suggest you are daily piling up new crimes one upon another? Do they not suspect you of mutiny, rebellion and revolt, as they wrongly call the duty which they know you are entitled to perform? Do they not command such a pitiless inquisition against you all that there will hardly be one whom they may not in some way or another judge guilty if they so wish? Do they not force you either to become accusers and betrayers of all the good virtuous men who love the fatherland and your liberty or to suffer death or other heavy punishmen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ir blood-thirsty cruelty? Do they not want to force you, by putting a rope round your neck, for ever to stop speaking not only about your salvation but also about your liberty, rights and customs? Do you not see how they put you at the mercy of officers, provosts and fiscals by confounding all order and justice? Do you still expect any grace, pardon or impunity, when it is so widely known that they have had so many good inhabitants apprehended and killed in divers places simply for having attended sermons, which they say are new, although they were tolerated and permitted by the regent and the magistrates? Therefore, my seigniors, brethren and companions, put aside these vain expectations, cease breaking your oaths, recognise the truth, take a firm stan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your own welfare, resist your oppressors with all your might, help by all means those who exert themselves to pull you out of this miserable servitude.

## 參考文獻

- Eichman, J. H., and H. Altmann. 1856. "The Union of Utrecht (1579)." (<http://historywallcharts.eu/view/the-union-of-utrecht-1579>) (2020/3/8)
- Geyl, Pieter. 1958.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1555-1609*, 2<sup>nd</sup> ed. London: Ernst Benn Limited.
- Holborn, Hajo. 1982 (1959).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The Refor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srael, Jonathan I. 1995.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Jacob, Margaret C., and Wijnand Mijnhardt, eds. 1992. *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cline,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uiken, Jan. n.d. "The Burning of Eight Mennonites in Amsterdam, 1549." *Global Anabaptist Mennonite Encyclopedia Online*, File:RP-P-OB-78.424.jpg (<https://gameo.org/index.php?title=File:RP-P-OB-78.424.jpg&filetimestamp=20161202090511&>) (2020/4/15)
- Look and Learn. 2020. "Philip the Good, Duke of Burgundy, Fighting against an uprising in Bruges, 1437." (<https://www.lookandlearn.com/history-images/M566361/Philip-the-Good-Duke-of-Burgundy-fighting-against-an-uprising-in-Bruges-1437>) (2020/4/14)
- Lymm, Peter. 1989. *The Dutch Revolt, 1559-1648*. London: Longman.
- Military History Matters. 2014. "The Dutch War of Independence." (<https://www.military-history.org/articles/the-dutch-war-of-independence.htm>) (2020/4/18)
- Nationaal Archief. n.d. "Regeringsarchieven Geünieerde Provinciën I: Inventaris Nr. 254G." (<https://www.nationaalarchief.nl/onderzoeken/archief/1.01.01.01/inventaris?inventarisnr=254G&activeTab=gahetnascans>) (2020/3/12)
- Paelinck, Joseph. 1836. "The Abdication of Emperor Charles V in 1555." (<https://www.mutualart.com/Artwork/The-Abdication-of-Emperor-Charles-V-in-1/496C337EE6AB9918>) (2020/4/19)
- Pearson Education. 2005.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Dutch Revolt, ca. 1580." ([http://wps.pearsoncustom.com/wps/media/objects/2426/2484749/chap\\_assets/maps/atl\\_map15\\_5.html](http://wps.pearsoncustom.com/wps/media/objects/2426/2484749/chap_assets/maps/atl_map15_5.html)) (2020/3/8)

- Plakkaat van Verlatinghe, 1581 (Act of Abjuration, 1581)* (<http://www.let.rug.nl/usa/documents/before-1600/plakkaat-van-verlatinghe-1581-july-26.php>) ([https://www.constitution.org/cons/nether/dutch\\_doi.htm](https://www.constitution.org/cons/nether/dutch_doi.htm)) (2020/3/12)
- Pragmatic Sanction, 1549*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Translation:Pragmatic\\_Sanction\\_of\\_1549](https://en.wikisource.org/wiki/Translation:Pragmatic_Sanction_of_1549)) (2020/3/12)
- Schultsz, Johan Christoffel. 1786. “Boom als symbool voor het ontstaan van de regeringsvorm van Nederland.” (<https://www.rijksmuseum.nl/nl/collectie/RP-P-OB-79.808A>) (2020/3/14)
- Visscher, Claes Jansz. 1609. “Leo Belgicus.” (<http://art-in-space.blogspot.com/2016/11/claes-jansz-visscher-leo-belgicus-1611.html>) (2020/3/15)
- WHKMLA (Korean Minjok Leadership Academy). n.d.a. “The Burgundian Period: 1384-1515.” (<https://www.zum.de/whkmla/region/lowcountries/burgundianperiod.html>) (2020/4/15)
- WHKMLA (Korean Minjok Leadership Academy). n.d.b. “The Showdown: The Dutch Revolt, 1572-1609.” (<https://www.zum.de/whkmla/region/lowcountries/dutchrevolt.html>) (2020/4/15)
- Wikimedia Commons. 2015. “File: Tachtigjarigeoorlog-1572b.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achtigjarigeoorlog-1572b.png>) (2020/4/18)
- Wikimedia Commons. 2017. “File: Beleg van Haarlem - Executies door de Spanjaarden.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eleg\\_van\\_Haarlem\\_-\\_Executies\\_door\\_de\\_Spanjaarden.jp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eleg_van_Haarlem_-_Executies_door_de_Spanjaarden.jpg)) (2020/4/19)
- Wikimedia Commons. 2017. “File: Maximilian I and Maria von Burgund.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ximilian\\_I\\_and\\_Maria\\_von\\_Burgund.jp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ximilian_I_and_Maria_von_Burgund.jpg)) (2020/4/15)
- Wikimedia Commons. 2019. “File: Carlos I y Felipe II.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rlos\\_I\\_y\\_Felipe\\_II.jp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rlos_I_y_Felipe_II.jpg)) (202/4/15)
- Wikimedia Commons. 2019. “File: Karte Haus Burgund 4 EN.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arte\\_Haus\\_Burgund\\_4\\_EN.pn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arte_Haus_Burgund_4_EN.png)) (2020/4/13)
- Wikimedia Commons. 2019. “File: Map Burgundian Netherlands 1477-en.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p\\_Burgundian\\_Netherlands\\_1477-en.pn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p_Burgundian_Netherlands_1477-en.png)) (2020/4/14)
- Wikimedia Commons. 2019. “File: Philip II of Spain berating William the Silent Prince of Orange by Cornelis Kruseman.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hilip\\_II\\_of\\_Spain\\_berating\\_William\\_the\\_Silent\\_Prince\\_of\\_Orange\\_by\\_Cornelis\\_Kruseman.jp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hilip_II_of_Spain_berating_William_the_Silent_Prince_of_Orange_by_Cornelis_Kruseman.jpg))



- Cornelis\_Kruseman.jpg) (2020/4/19)
- Wikimedia Commons. 2019. "File: Treaty of Verdun 843.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reaty\\_of\\_Verdun\\_843.pn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reaty_of_Verdun_843.png)) (2020/4/5)
- Wikimedia Commons. 2019. "File: Veen01.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Veen01.jpg>) (2020/4/19)
- Wikimedia Commons. 2020. "File: Frankish Empire 481 to 814-en.sv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rankish\\_Empire\\_481\\_to\\_814-en.sv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rankish_Empire_481_to_814-en.svg)) (2020/4/11)
- Wikimedia Commons. 2020. "File:The Low Countries.pn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he\\_Low\\_Countries.pn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he_Low_Countries.png)) (202/4/18)
- Wikimedia Commons. 2020. "File: Westfaelischer Friede in Muenster (Gerard Terborch 1648).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estfaelischer\\_Friede\\_in\\_Muenster\\_\(Gerard\\_Terborch\\_1648\).jp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estfaelischer_Friede_in_Muenster_(Gerard_Terborch_1648).jpg)) (2020/4/17)
- Wikipedia. 2019. "Treaty of Meersse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eaty\\_of\\_Meerssen](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eaty_of_Meerssen)) (2020/4/5)
- Wikipedia. 2019. "Treaty of Prü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eaty\\_of\\_Pr%C3%BCm](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eaty_of_Pr%C3%BCm)) (2020/4/5)
- Wikipedia. 2020. "Migration Perio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gration\\_Period](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gration_Period)) (2020/4/12)
- Wikipedia. 2020. "Seventeen Provinc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venteen\\_Provinces](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venteen_Provinces)) (2020/4/14)
- William the Silent. 1568 (1974). "Faithful Exhortation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Netherlands against the Vain and False Hopes Their Oppressors Hold out to Them, 1568," in E. H. Kossmann, and A. F. Mellink, eds. *Texts Concerning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pp.86-8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le:///C:/Users/Genuine/Desktop/D/koss002text01\_01.pdf) (2020/4/25)

#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etherlands

Cheng-Feng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Hualien, TAIWAN*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note is to look into the process of the Netherlands' independence. We shall start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its earlier history,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rule of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 We then examine that under Duchy of Burgundy and that under the Holy Roman Empire. Further, we will examine the brutal rule under the Habsburgs Spain. Finally, we will conclude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Dutch rebellion and the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Dutch independence.

**Keywords:** the Netherlands, Dutch independence, Kingdom of the Franks, Duchy of Burgundy, Holy Roman Empire, Habsburgs Spain